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侦破故事精选

巧断忤逆案

王知县被罢官

明朝洪武年间，湖广举子林暮生和王炳章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王炳章放外任为来安县知县，林暮生留京候缺。王炳章在任不到两年，即被革去功名，解京问罪，而前去接任的正是他的同年林暮生。

林暮生走马上任，行到曹州府境内一个小镇上，恰遇差役押解王炳章进京。林暮生拿出纹银 20 两，买通差役，办了一桌酒菜，就在驿馆与王炳章同桌共饮，以尽同年之谊。

酒过三巡，王炳章话也多了，朝林暮生苦笑了笑，说道：“ 年兄走马上任，当以小弟为鉴，切莫得罪了豪门，落得似小弟这般下场。 ”

林暮生道：“ 王年兄，小弟正欲请教，年兄究竟得罪了哪家豪门？ ”

“ 唉！范府。 ”

“ 啊！范府？ ”

提起滁州来安县范府，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起家反元，来安县富户范正阳拿出家产大半助朱元璋起事，朱元璋称范正阳为兄。朱元璋一统天下当了皇帝后，一再派人催请范正阳进京为官，但是，这位范正阳闲散惯了，不贪功名，不爱钱财，与世无争，只求清闲自在，在当时，也算是一位难得的老好人。所以，当听王炳章说得罪了范府时，林暮生就很不以为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王炳章喝了一口酒道：“ 唉！范老为人忠厚，年兄一定在怪我为何要去冒犯他老人家吧？唉！年兄哪里知道，小弟正是欲替范老鸣冤伸屈，才落得如此下场啊！ ”

林暮生一惊：“ 啊？这是怎么说？ ”

“ 林年兄你是去来安上任的，小弟为使年兄免蹈覆辙，就对你全讲了吧。 ”

细说原委

王炳章到来安上任后，因钦慕范正阳的为人，经常亲登范府请安问好，范正阳每次都以礼相待，毫不托大。日子长了，王炳章便看出范正阳似有难言之隐，但范正阳不说，王知县也不好深问。后来，很有几起案子涉及到范府，王炳章认真一查，就从范府管家范林追到了范正阳的独生儿子范贤身上。这些案子中，有欺田霸产的，有强抢小家碧玉为妾的，也有包揽讼事、屈死人命的，而且，案中主犯虽不是范府的人，但却又都是为范府而犯案，所霸的田产和强抢的民女，最终都入了范府。开始，王炳章看在范正阳情面上，只办了出头露面的主犯，没有再追下去；后来，案子多了，王炳章忍不住，有时在拜访范正阳的言谈中，流露出来。范正阳每次都毫不替儿子求情，总是沉着脸说：“ 请王大人不要顾及老夫情面，依法重惩这个该死的畜牲！ ”

话虽这么说，但王炳章总觉得范正阳是皇上所看重的人，对他的独生儿子还是手下留情为好。

有一天，王炳章又去范府，见范正阳气色很不好，好像是同谁怄了气。范正阳不等王炳章开口，便沉着脸说：“ 恕老夫直言，我看你好像当的是我范家的官，不然，范贤这畜牲在地方上作恶多端，屡次犯案，王大人为何只问胁从而不问首恶呢？ ”

“ 老大人…… ”

“王大人！你且听老夫讲，你不要因为老夫就此一子而不忍刑办。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何况老夫之孽子？王大人未能秉公执法，知情者当然明白是王大人看老夫的薄面，那不知者岂不认为是老夫依官仗势，纵子行凶，祸害百姓了么？”

王炳章赶忙拱手谢罪：“是，是！老大人教言甚善，学生茅塞顿开，回衙后定遵老大人教言行事。”

范老暴死生疑

王炳章回到县衙，立即同县佐任法清商议，将同范贤有牵连的案卷全部集中起来，严加查究。任法清忙道：“大人哪！范老大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大人怎么就认起真来了呢？事关范府，就是按察大人亲临，恐怕也不敢问津哪！”

王炳章这回下了决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纵有天大的事，由本县一人承担！”

王炳章命人集中查究范贤所犯罪恶。不料，就在第三天，范府传来噩耗，范正阳暴疾而亡了。王炳章大吃一惊，联想到三天前去范府时范正阳的神态和言行，觉得范正阳死得不明不白，便立即乘轿去范府悼祭。

进了范府，王炳章坐下后问范贤道：“本县前日尚有幸亲聆老大人教诲，不想今已作古了，不知老大人身患何疾？”范贤哭丧着脸说：“那日同大人叙话时，家父尚无异感，不料到了晚上，家父身体突然不适，头昏发热，学生吩咐管家立请医师诊治，竟不知是何病症。没料到才两日，老人家就……”说着抬起袖子揩泪。

王炳章问道：“不知公子请的是哪家名医？是否为庸医所误？”

“唉！大人哪！看来家父所患乃世间稀有之疑难病症，也难怪医家。”

王炳章见范贤避而不答医家姓名，也不追问，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王炳章回到衙内，立即同任法清商量：“本县适才去范府吊唁，那范公子面色红润，满嘴酒气，虽面似悲痛，却干嚎而不实。那位范林见了本县，神色慌张。本县问及请的哪家名医，范公子避而不答，亦不知其父身患何疾。本县虽暂无确证，但亦可料定范老是被人谋害致死的！”

任法清一惊：“啊！大人以为是那范公子……”

“八九不离十。”

“那大人以为范公子因何犯此忤逆大罪呢？”

“此不难料也！范贤得知其父决心将他交官府治罪，便怀恨在心，因而下此毒手！”

“大人有何打算？”

“本县已前往吊唁，按理范贤即使不亲自到衙回拜，亦会派管家范林前来。待范林来衙，本县立刻审问，问明范府请的哪家名医，而后传医家到堂，此案就不难审明了。”

任法清忙摇手道：“大人不可。此案尚无佐证，擅审范府管家，那范贤为人凶横刁钻，岂肯善罢甘休！”

无论任法清如何劝说，王炳章主意已定，即使丢了七品前程，也要审明这忤逆大案。

人证不足

午后，王炳章正在二堂静坐沉思，衙役前来禀报：“大人，范府公子特

命管家前来谢情。”王炳章霍地站起身来，大声吩咐：“升堂！”

“大人升堂！带范林上堂！”

范林吓了一跳，心想：“怎么回事呀？”

王炳章命人将范林所呈拜帖放在公案上，看也不看，问：“本县问你，你家老大人何时起的病？”

“回大人话，我家老大人是三天前夜间起的病。”

“请的哪家名医？”

“这个……，大人，我家公子不是派小人去请的，小人不知医者姓名。”

“啪！”王炳章猛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胡说！那日本县到府吊唁，你家公子亲口对我讲明，是派你请的医家，你胆敢在本县面前撒谎！”

范林慌了，忙叩头道：“小人该死！小人讲实话，那天晚上没有派人请医。”

“嗯！那你因何要撒谎？”

“哎呀！大人恕罪，这不干小人的事。因我家老大人发病十分突然，原以为静养几日便会好的，不料竟一病不起，来不及请医就与世长辞了。我家公子恐外人道他不孝，在老大人去世后，只好谎称已请医师诊治过了。大人哪！小人是奴才，怎敢有违主人之意呢？”

范林如此回话，倒是王炳章始料不及的，不过，他更加相信范正阳必是由其子谋害致死的。他又猛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胆大范林！竟敢当堂欺哄本官，这还了得？来人呀！拖下去重责四十！”

范林忙叫：“大人！大人！小人再不敢说假话了，请大人开恩哪！”

王炳章一笑，道：“那好，先寄下这四十大板，你再敢撒谎，两罪俱罚，重责八十。你家公子到底请医否？”

“没有。”

“那好，本县再问你，你家公子可曾顶撞过你家老大人？”

范林一见县太爷的脸色，赶忙答道：“顶撞过。就在老爷去世的三天前，老爷狠狠训斥了公子一顿，公子不服，出言顶撞，我家老大人气得昏了过去。”

“本县要你同你家公子当堂对质，你休得改口；不然，本县决不轻饶！”

“小人不敢。”

王炳章手一挥：“押了下去，收监候审！”

开棺验尸失败

王炳章退堂回到后衙，任法清愁眉苦脸道：“大人哪，您捅了马蜂窝了！大人既无佐证，又无首告，擅自将范府管家收监，大人是否忘了，范府非寻常人家啊！”

“任兄为本县物色几名精明老练之验尸官，明日随本县去范府。”

“哎呀大人哪！千万使不得呀！想那范老当年，皇上都以兄尊之。开棺验尸，有弊尚可，若是无弊，这个罪谁担当得起！”

王炳章胸有成竹地一笑，道：“本县不是说过了吗，纵有天大祸事，由本县一人承担。任兄即速准备去吧！”

再说范贤，见管家未归，忙派人去县衙打听，打听的人向他禀报说范林被收监了，他吓得脸上变了颜色，转念一想，又沉住了气，心想：“哼！好一个芝麻绿豆官，好大的胆子。我倒要看你王炳章如何收场！”

第二天，王炳章带着验尸官和范林，乘轿来到范府。范贤首先发话道：“县台大人，学生昨遣管家范林回谢大人之情，不知范林因何冒犯大人，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将他收监下狱？”

王炳章一笑道：“本官正因此事而来。昨日公子曾对本官言明，范老大人发病之夜，公子曾派管家范林请医。不料本县昨日问及贵府管家请的哪家名医，他先以谎言欺哄本官，后因惧刑才告实情，言称他当晚未曾请医。本县认为，范林身为贵府管家，竟敢贻误老大人之病情，又违背公子之吩咐。如此胆大妄为之徒，请问公子，本县将他收监，该也不该？”

范贤暗自吃惊，一时语塞，只好说道：“啊！有这等事？范林！”

范林吓得浑身一抖，赶紧跪下了。

“我问你，老大人起病之夜晚，我派你请来本县名医谷老先生，给老人家把脉诊病，你为何胆敢谎称没有请医，用心何在？”

范林被逼出了满头大汗，只好一咬牙，答道：“小人确实未曾请医，想是公子爷另派他人，却记到了奴才头上。”

范贤喝道：“大胆奴才，还敢强辩！”说着，抬脚就要踢范林。王炳章忙拦住说道：“范公子息怒，此事易知也，只要请谷老夫子前来一问便明。”说罢，吩咐衙役：“速请谷老夫子前来！”

王炳章就在厅堂等候。少时，谷老夫子随衙役来到厅堂，王炳章问谷老夫子：“不知当晚可是这位范林管家接请的老先生？”

“这……嗯，正是。”

范林立即叫道：“谷老先生！您记错了吧！我当晚未出府门半步，何曾去接过您呀？”

谷老先生一愣：“嗯，啊！老朽老眼昏花，记不清了。”

王炳章看着谷老先生表演，冷冷一笑道：“谷老先生，范老大人乃皇上亲信之人，你可不要自误，若果真是你下药医治，本县就可要问你个庸医伤人之罪，只怕你吃罪不起！”

谷老先生两腿一软，从坐椅上滑了下来，忙申辩道：“大……大人哪！当晚老朽不曾出……出门呀！”

王炳章冷笑道：“嘿嘿，范公子，你有何话说？”

范贤脸上变色道：“大人此话何意？”

“范公子心里自明，何用本县道破，范老大人死因不明，定有冤情！”

“啊！莫非县台大人以为是学生谋害了家父不成？”

“本县要当堂验尸。”

范贤突然站起身来，道：“开棺验尸，若验出弊端，学生当然领罪；若无弊端呢？”

“嘿嘿！本县认罪伏法！”

“那好！只是口说无凭！”

“行啦！请范公子速取文房四宝。”

范贤命人拿出笔墨纸砚，王炳章和范贤各自具结画押，各持一份。

王炳章手一挥：“开棺验尸！”

验尸官将棺盖撬开，死者如生。因天气尚寒，停尸时间不长，所以尸身亦未变。验尸官脱下死者寿衣，开始验尸。

先查死者“七心”，查明回报：“‘七心’无伤无毒。”刑房师爷赶紧填明伤单。王炳章微微一惊。接着查“五官”，查验回报：“‘五官’无伤无毒。”再验“五寸”，查验回报：“‘五寸’无伤无毒。”

范贤瞟了王炳章一眼，微微冷笑。王炳章头上开始冒汗，忙喝令：“再

细验来！”

两名验尸官又细查周身骨节，穴位，向王炳章回报：“周身无伤无毒。”

范贤站起身来，冷冷说道：“王大人！你还有何话说呀？适才众目共睹，死者周身无伤无毒。大人身为父母官，竟然无端血口喷人，辱我亡父，该当何罪？哼！”

就这样，范贤一张状纸告到按察司衙门，另一张状纸派人送到了京都。按察使大吃了一惊，不敢怠慢，立即先回文将来安知县下狱待旨。几日后，朝旨到来，命将王炳章解京问罪。

林暮生听罢王炳章获罪经过，叹了口气，说道：“年兄也太莽撞了。”

王炳章道：“唉！小弟真不该开罪豪门。”

“不！年兄，依小弟看来，年兄尚未查出那范贤谋害亲父之原因，佐证不全，擅自开棺，无的放矢，怎得不败！”

明察暗访

林暮生到任后绝口不提范府之事，第二日便去拜望了范贤，也仅仅是客客气气，不谈公事。晚饭后，布衣便帽，带着书童林福一人，专逛茶馆酒楼。茶馆酒楼宾客如云，或是高谈阔论，或是喁喁私语。林暮生侧耳静听，那些喁喁私语者，有的对前任知县十分惋惜，有的咒骂范贤刁狡阴毒，偶尔还谈到什么姨夫人，林暮生一一暗记在心。

一日，林暮生带着林福到一处酒楼吃酒，只听见左侧酒桌上在谈论范府之事，声音极低，隐约听见什么“范公子”“姨夫人”如何如何。正谈论间，楼梯响动，上来一人，五十多岁的年纪，破衣烂衫，躬腰往楼梯左侧柱子上一靠，两眼瞪着吃酒客人手中的酒杯直吞涎水。店小二走过去说道：“吴二爹，喝酒呀？”

被称为吴二爹的老头笑道：“小二哥，记账么？”

“吴二爹，你前几次的欠账还未清哪！”

“嘿嘿！你放心，等我有了钱一起还嘛！今天记个账怎样？”

店小二直摇头：“吴二爹，就是因为前几次我赊酒给你喝了，欠了账，店主人要扣我的月钱哪！”

这时，林暮生左侧那张桌上一个客人招手道：“吴二爹，你过来。”吴二爹走了过去，那人又低声道：“吴二爹，你若将你那日晚上在范府看到的那个调调儿讲给我这几个哥们儿听听，你的酒钱我付了，怎么样？”

吴二爹顿时脸色大变道：“以前怪我瞎说，我可没有去过范府。”说着乘人不注意，抓起一杯酒往口里猛一倒，说声“打扰”，转身便匆匆下楼去了。林暮生朝林福使了个眼色，林福也下楼去了。

过一会儿，林福上楼来了，在林暮生耳边嘀咕了几句。林暮生点点头，叫过店小二算了账，便下楼回衙去了。

证人道出真情

林暮生回到县衙，即命林福带了两个衙役去将那个叫吴二爹的老头带进县衙。

林暮生在内衙等候。快一更天时，林福将吴二爹带到了林暮生面前。林暮生笑着点点头道：“坐下吧。”那老头不敢落座：“大人面前哪有小人的座位？”林暮生慢声细语问道：“你以何为生呀？”

“大人，小人无依无靠，无以谋生。”

“啊！可怜，可怜！本县初来此地，有话问你。只要如实讲来，本县替

你谋一份差事，你便年老有靠，如何？”

“多谢大人恩典。只要小人知道的，一定如实向大人禀告。”

“好！”林暮生一挥手，衙役皆退了下去，只留林福一人，然后问道：“本县已打听确实，你到过范府，你莫要对本县以假言相欺。”吴二爹愣住了，扑通一声，跪在林暮生面前，叩头道：“请大人恕罪，小人才敢实言。”

“本县恕你无罪，起身讲来。”

“谢大人。半个多月前，小人的确去过范府。因小人穷追无奈，为了不致冻饿而死，半夜摸进范府，想取点富贵。小人不熟悉范府路径，摸进了一间书房内，正想拿点什么东西，却听见有脚步之声，小人赶忙钻到床下暂避。过一会儿，进来一男一女，关上房门，搂抱了起来，说话十分肉麻。大人，这……”

“不要紧，只管讲！”

“是！那女的道：‘冤家，你老子病在床上，你还要干这事，让他知道了还不气死！’那男的道：‘死了才好哪！那你我就不再担惊受怕，可以整夜快活啰！’那女的又道：‘冤家，你老子一会儿会派人来叫你。’那男的道：‘老东西刚睡着了，不会叫我的；再说，明天以后，老东西再也不会叫我啰！’女的道：‘你可别胡来！’那男的急了，将女的往床上推。就在这时，有人在房门外喊：‘公子爷！老爷请您快去。’那男的从床上爬起来道：‘呸！老不死的，真扫兴。心肝，你稍等一会儿，我给老东西送点儿药去，片刻就来。’边说边将一把银酒壶往胸前揣，那女的在床上喊道：‘揣那酒壶干啥？’那男的道：‘药就在这壶内。嘻嘻！’那男的走后，那妇人却睡在床上不动，小人也就不敢出来。过了一会儿，那男的回来了，将酒壶往桌上一放，就上床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在房门外高喊了起来：‘公子爷！老爷不行了！’床上的两个狗男女赶忙穿衣，出房去了。小人这才敢从床下爬出来，见桌上放着的酒壶是银的，便顺手牵羊揣进怀里，溜出了房门。这时，上房里已是一片哭声，范老爷归天了。”

林暮生点点头：“嗯，吴二爹，你可听准了，那男女是何人？”

“大人，小人耳还不闭，那男的就是范贤，女的是范老爷的姨夫人王艳娘。”

“吴二爹，范贤杀父淫母，如此歹徒，你敢不敢当堂作证？”

“大人，小人我……”

“吴二爹，有本县做主，你不用害怕，本县保你无事。那只银酒壶还在吗？”

“大人，小人正欲禀报哩！小人将那银壶带回家中，竟从银壶中倒出几滴水银来，由此可见，那范老爷是被那个逆子灌了水银才暴亡的。因此，那把银壶小人一直收藏着，没有变卖。”

林暮生立即命两个衙役带着吴二爹回家去取那把银壶。银壶取回后，林暮生派人安排吴二爹就在衙内安歇。

真相大白

范贤正在后堂同王艳娘调笑取乐，管家范林慌慌张张禀报：“公子爷，新任县老爷林大人带着刑房验尸官和三班衙役来了，大概是又要验尸哪！”

范贤冷冷一笑，道：“啊！又来一个找死的！”

范贤将林暮生迎进厅堂，问道：“不知林大人今日前来有何公务？”

林暮生一笑，道：“本县现已查明，范老大人乃是含冤屈死，特来请范

公子同往验尸取证，缉拿真凶，为令尊大人鸣冤雪恨！”

范贤冷冷一笑，道：“林大人可知王知县之下场？”

“知道，知道！请范公子取文房四宝，本县当面具结画押！”

少时，文房四宝取到，林暮生同范贤各自具结画押，各执一份。林暮生手一挥，在衙役的簇拥下出了范府。

来安县百姓听说新任县太爷又要开棺验尸，全城轰动，一齐涌向范府祖坟地围观。

衙役们在坟地前摆下桌椅，林暮生和任法清在桌旁坐下，范贤也在左侧就座。林暮生吩咐：“开棺！”

十几个衙役立即拿起锄、耙，将坟墓挖开，露出了棺木，撬开棺盖后一看，尸体依然完好，并未腐烂。验尸官上前，抬出尸体，扒下寿衣，照上次模样，验“七心”，查“五官”，验“五寸”，再细查周身骨节穴位，向林暮生回报：“周身无毒无伤。”

范贤看着林暮生一阵冷笑，衙役和围观的百姓都摇头叹息，觉得这位新上任的县太爷又完了。

林暮生面带冷笑，端坐不动。

两名验尸官已由林暮生私下嘱咐过了，一个验尸官单腿曲膝，半蹲在尸身脚头，左手将尸体双脚高高掀起，右手托住尸体肾囊，让尸身正对着太阳光，边照边看。只见尸身上隐约现出珠粒状发亮的东西，验尸官用手指一捏，珠粒物立即散开，手指一松，那东西又汇合成珠。

验尸官立即向林暮生禀报：“回禀大人！范老大人临终前饮用了水银，毒发身亡！”

范贤浑身一抖，林暮生哼了一声，回头对范贤说：“范公子，你还有何话说？”

范贤突然哭叫道：“爹爹呀！你老人家有何想不通之事，为何服水银自尽啊？”

林暮生冷冷一笑，一摆手：“带证人！”

吴二爹走到桌前跪下，将他当晚听见之事，当着众人大声讲了一遍。范贤喝道：“胡说，你受何人指使，胆敢血口喷人！”

林暮生早有准备，喝道：“带同犯！”

林暮生在离开范府时，早已暗嘱刑房师爷将王艳娘带来看管候审了。

王艳娘何曾见过这种世面，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显露丑事，又羞又怕，战战兢兢在林暮生面前跪下，衙役们一喝堂威，她就将她自己如何被迫同范贤勾搭，以及当晚以银壶装水银之事一一讲了出来。讲到这里，林福将那下毒的银壶拿出来放在桌上。至此已是三证俱全，刁狡凶横的范贤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在围观众人一片喊叫声中，那位谷先生也战战兢兢地站出来，跪在林暮生面前，讲述范贤如何恐吓他、要他作伪证的经过，并自请治罪。林暮生训斥了几句，命他起身去了。

十多天后，上头宪文下来，范贤淫母鸩父，凌迟处处，王艳娘与子通奸致夫死亡，发配边庭。关押在京城北镇抚司内的王炳章无罪开释，仍复原任。林暮生迁升滁州知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三角洲”的龙争虎斗

在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的边界，有一片被河流切成三角形的边境区，约有 7 万 5 千多平方英里。举目四望，周围是此起彼伏的雾海山峦和绵延无际的热带雨林。曼谷、仰光和万象，对生活在这片蛮荒丛林大山中的掸族、苗族和阿卡族人来讲，其实是陌生的世界，仿佛这些国都和自身的利益毫不相干。他们除了信奉神灵之外，就只知道必须服从本地的“土军阀”，至于政府和法律，他们并不屑于去理睬。难怪三个国家中的一些政府官员称金三角洲地区“只存在领土权，事实上没有控制权”。这块地区，是世界上罂粟种植最密集的地区，走私贩毒，使成百万、成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凝聚到这里，也诱惑着无数的亡命之徒想到这里发财，有的成功了，有的仅仅留下一具尸体。

金三角洲盘踞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土军阀”，他们用精良的武器保护着无法准确统计的鸦片、海洛因提炼厂。这些厂小到一墩土窖，大到一片活动厂房，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毁灭自身的“毒药”。经过长期的内讧、残杀、吞并，一个名叫坤沙的神秘人物终于在金三角洲树立了用血和金钱垒垛起来的盟主地位。世界各国的缉毒机关称他为“亚洲最富有的、黑势力最大的现代军阀”，“他的王国就是罪恶的金三角洲”！

坤沙——黑幕后的铁腕人物

坤沙的父亲是汉族人，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校军官。坤沙的母亲是缅甸掸族人，一个有钱土司的女儿。

1949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大西南，横扫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一些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残部越过中缅边界，流窜到了缅甸北部的深山莽林中落草为寇，指挥和左右这部分残兵败将的首脑人物，便是国民党的李文焕“将军”。坤沙的父亲，是李文焕手下的军官。此时，20 余岁的坤沙，就开始在落草为寇的军队中目睹杀人放火，磨砺自己的个性和“情操”。

国民党残余军人在缅甸境内占山为王之后，除了接受台湾当局的金钱支持和武器装备、为抗御“共产主义威胁”而充当“反共前哨站”外，还为实现“光复大业”而效犬马之劳。坤沙曾经为此效过力，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他对沦落为草寇的“国军”慢慢地失去了信心，并认为干点儿骚扰边境、搜集情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讨钱、和台湾当局玩“精神安慰”的游戏，已是露水前程。

中、缅建交后，他们企图像过去那样以缅甸为基地去对抗中国，且不说力量悬殊，就是缅甸政府也不会予以支持。“国军”从良为民尚可，一旦明火执仗，虎视眈眈的缅甸政府军必将清剿不贷……

台湾当局远隔千山万水，除了只会给这点儿残部一些“画饼”之外，用坤沙的话说：“屁用不顶！”

流亡在异域的国民党残部派系林立，逐渐互相仇视起来，轻则攻击谩骂，重则大动干戈，流血、失踪、洗劫已成家常便饭，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也不无遗憾地说：“参与这种四分五裂的结盟，无疑是在白白浪费合众国的宝贵资源。”

随着时间流逝，盘踞在深山老林中的国民党残部已经向当地居民化方向演变，形成了老爷子、儿子和孙子的代沟，“光复”之志已经成为老爷子一

代人的白日梦、儿子辈的笑料、孙子辈观念中的莫名其妙。儿子小辈们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把精力和眼光转向了发财。发财，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有唾手可得的“速效”资源——当地少数民族种植的大量罂粟。于是，从走私贩卖鸦片，到从鸦片中提炼海洛因，便成为金三角洲日益发达的致富途径，国民党残部和他们的子孙，成为这项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实，李文焕率“国军”残部落草在异域之时，就已经开始从事起了鸦片生产和贩卖，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和中饱私囊。若干年后，那些从金三角洲中走出来的国民党老军官，从缅甸、泰国转道回台湾后，又是买股票又是置房产，一下子都阔了起来。

坤沙不想到台湾去，他努力奋斗的目标是打下一块地盘，使缅甸北部的掸邦地区从缅甸政府中独立出来，开辟一个“独立王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曾利用他母亲是掸族的关系，组建起一支掸邦联合军。然而，在缅甸政府军的不断打击下，坤沙企图建立独立王国的打算化为了泡影，坤沙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有被消灭，但掸邦联合军的宗旨慢慢地被人遗忘了。坤沙就开始在金三角洲用武力开辟另一种实惠的捷径，他开办鸦片、海洛因提炼厂，走私和贩卖毒品，大发横财。当“国军”残余元老纷纷到台湾“养老”后，坤沙逐渐从中崛起，用一切手腕加强实力，去填补金三角洲的权力真空。为此，他于 1967 年与原国民党第三军、第五军残部同室操戈，一场火并直杀得硝烟滚滚，尸横山林。终于，在 70 年代初期，坤沙成为金三角洲幕后的铁腕人物。

毒品神经网

坤沙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名字——张奇夫。当然，在金三角洲知道“张奇夫”的人极少，而一提到“坤沙”，则全世界都知道。

70 年代，美国同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紧邻越南战场的金三角洲，源源不断地为美国侵越的士兵提供另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使美军指挥官大为恼怒，它就是海洛因。几十万侵越美军官兵远渡重洋来到东南亚，厌战和死亡、思家和颓丧等多种因素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为了寻求解脱，他们就通过吸海洛因来抑制精神上的烦恼。美军官兵手中的毒品有相当数量来自金三角洲，坤沙自然脱不了干系。据估计，当时 10 个美军中就有一个吸毒瘾君子；又有更准确的说法是，7 个美军中就有一个吸毒狂。这些吸毒成瘾的美军士兵，别说是战斗，连自动步枪都端不稳。至于美军士兵因吸毒死亡的事件，在当时越南战争中已不成为新闻。据有关报刊披露：1970 年因吸毒丧失战斗力而被迫撤出越南的美军人数，比因战场上负伤而撤出人数还要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让坤沙充当其在东南亚的眼线呢！

缅甸政府当时之所以容得下坤沙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缅甸政府担心北部地区的共产党游击武装会不断壮大，而坤沙是反共的，坤沙武装力量的存在，无疑可以在北部地区牵制缅甸共产党。其实，他们有时候也把坤沙估计得太可爱了。坤沙少了缅甸政府军侵扰的麻烦之后，加倍鼓励当地农民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坤沙还鼓动泰国境内的罂粟种植者扩大生产，以使他的鸦片和海洛因提炼厂原料更加丰足，从而进一步扩大毒品的再生产，供应需求量愈来愈大的越南市场。没多久，缅甸和泰国政府发现，金三角洲的坤沙又把贩毒通道像编织神经网络似的引向了仰光和曼谷，两国政府和缉毒人员才手忙脚乱起来。事实上，在仰光和曼谷，几十万瘾君子已经离不开坤沙供应的毒品了。为了确保毒品贩运的安全，坤沙用金钱买通了警察，使毒品的走私和贩运通行无阻。政府的缉毒机关精疲力尽之后才发现，贩毒数量和吸

毒人数有增无减。

1974 年 7 月，泰国缉毒机关在美国缉毒人员的配合下，袭击了清迈市郊的一间海洛因提炼厂，发现这间提炼厂是清迈市警察副总监莎瓦伊·普达雷中佐替一批警官经营的，而加工原料就来自金三角洲。清迈市已属泰国内地城镇，可见“官匪串通”的毒品生产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后来的调查证明，与坤沙有关的毒品提炼车间在缅甸、泰国境内纵深地区已经是星罗棋布，有的已经开设在仰光和曼谷近郊。这就是纵容坤沙“牵制共产党”得到的回敬。两国当局决心要严惩与坤沙狼狈为奸的政府公务员。1975 年，清迈市的那位警察副总监被法庭公开审判，然而审判还没有完，人就神秘地失踪了，执法当局只好宣称该犯越狱逃亡。很快，有人发现普达雷中佐在为坤沙经营另一间海洛因提炼厂。不必猜谜，这显然是坤沙金钱势力的“杰作”。

缅甸北部一带的农民也大量种植罂粟。1982 年至 1983 年，缅甸政府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摧毁了 14700 英亩罂粟种植园，但无法去触及游击区内的大批罂粟园，更无力去摧毁坤沙控制的金三角洲罂粟园。这留下的罂粟园，便成为提炼鸦片、海洛因的原料基地。为了不使原料中断，坤沙的反共仅仅成了口头的宣传，他需要游击区内的罂粟，为此他几乎成为游击区内罂粟种植者和贩卖者的伙伴。坤沙以他混血儿的精明，专心致志地用自己的军队和成百上千万元的财富，经营着和保护着金三角洲的“事业”。

反毒战争

坤沙有很多让人无法确认的“行宫”和落脚点，它们秘密地分布在缅、泰、老境内，金三角洲的满星迭就是他的“行宫”之一。满星迭在泰国境内，距缅甸边境只有 5 英里，紧靠一个山明水秀盆地的入口。这个无法在普通地图上轻易找到的小村子，曾是坤沙的总部，有 500 名装备精良的掸军镇守和护卫。坤沙在这里有内部装饰豪华的别墅、电子监测器、彩色电视机、冷气空调和室内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还有整天围着他转的成群妻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昂贵奢侈品和现代物质条件，在满星迭都能找到；同时，在整个金三角洲，坤沙有一套“法制”和家规，一句话，他实行的是军阀的严酷统治。封建的习俗和现代物质文明的结合，构成了坤沙式生活的全部内容。

为了肃毒，泰国政府有时派军队向金三角洲的坤沙发动进攻。同时，联合国禁毒基金会的官员也在向泰国提供帮助。1982 年 10 月，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威廉·佛伦齐·史密斯和肃毒行政长官弗兰西斯·穆伦访问曼谷。恰恰在这个时期，两千名泰国警察和军士，在轰炸机和美国提供的武装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向坤沙的满星迭总部发动了攻击。一天凌晨，坤沙被火箭和扫射惊醒，他从被窝里弹了起来，丢下哇哇乱叫的妻妾冲出了别墅。不用坤沙下令，他的 500 名卫兵已向政府军还击，这是满星迭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如此激烈的贩毒与反贩毒的武装冲突。不到半个小时，坤沙的抵抗失去了效果，坤沙的下属纷纷向深山密林中逃窜，900 名政府军在空中力量掩护下冲进了满星迭，在坤沙的卧室床底下只发现两个瑟瑟发抖的年轻女人，而连坤沙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满星迭这一仗，政府军缴获了总重约 10 吨的武器——700 支来福枪、25 颗枪榴弹、300 颗手榴弹、53000 发子弹，外加 63000 个包装海洛因的塑料袋。尽管战绩辉煌，政府仍然忧心忡忡，坤沙漏网意味着这次攻击并没有伤着坤沙的筋骨。坤沙在卫兵的保护下十分轻易地逃到了缅甸境内，并且在猛央村附近另起炉灶。很快，坤沙的毒品走私贩卖又红火起来。

由于坤沙在缅甸大搞猖獗的毒品买卖活动，仰光视坤沙为敌人，并且不止一次地派武装力量攻击坤沙，又派军警捣毁了 55000 英亩的罂粟种植园，摧毁了坤沙设在缅甸境内的三间海洛因提炼厂……但这一切仍未能阻止坤沙发展自己的贩毒炼毒“ 事业 ”。

1982 年 1 月，坤沙一间每天可生产 55 磅海洛因的提炼厂被泰国政府军发现并捣毁后，坤沙到缅甸又重新发展了两个如此规模的提炼厂，泰国当局只能隔岸兴叹。

坤沙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又是美国肃毒机关用 2．5 万美元悬赏缉捕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个矛盾的玩笑。被美国肃毒机关逼急了，在 1980 年美国悬赏缉捕坤沙的同时，坤沙也在金三角洲内悬赏重金，捕杀任何敢进入他金三角洲的美国人。坤沙没有被美国肃毒人员抓获，而美国肃毒官员迈克·包华斯的夫人却在清迈市大街上被不知何处飞来的枪弹杀死。这一消息震动了华盛顿，白宫紧急下令将 20 名美国人的家属送回曼谷加以保护。

1982 年底，坤沙又重返泰国的满星迭。一位被怀疑充当了政府军引导人的“ 线民 ”被吊死，作为其他村民的儆戒：另一位被怀疑者，则被坤沙下令秘密地活埋……

把鸦片贩到白宫门前

1978 年，坤沙公然与美国的卡特政府联系，以主动权持有者的身份，提出一项针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海洛因问题的“ 解决办法 ”。他向美国当局应允，只要他每年能收到美国 3000 万美元，他可以在 5 年之内向美国政府提供 500 吨鸦片。这种把美国政府作为买主的“ 办法 ”，无疑是对美国政府的一种挑战和讹诈。美国肃毒机关的高层官员极力反对这项具有讽刺意味的“ 笼络 ”。因为花掉 3000 万美元并没有中止坤沙贩毒、炼毒，只不过改成由官方收购而不流向社会，相反是对坤沙非法贩毒的公开纵容。另一个理由是，坤沙每年实际上有 13 吨海洛因从金三角洲运出，而秘密流进美国的海洛因总量大约估计是每年 4 吨，最多也是 4 吨半，而且并非完全源于金三角洲或亚洲，没必要去对坤沙的 500 吨毒品做出承诺。坤沙的价单没有被美国政府所接受。肃毒机关的官员愤怒地吼道：“ 这个可恶的混血儿，竟然把毒品贩到白宫门前！ ”

支撑坤沙开价单的是缅、泰、老三国的社会现实，他成为当时无法剐掉的黑手。有近 5 千万人口的泰国，吸毒瘾君子近 70 万，而且有的城镇吸毒人员密度居亚洲之首，在全国，只设有 70 来所拥挤不堪、条件恶劣的戒毒中心。缅甸生产的鸦片之多，吸毒的瘾君子之众，也为各国所公认。缅甸官方记录在案的瘾君子就有近 4 万名，大约只占吸毒人数的 1/5，因为北部非政府控制的地区老百姓抽鸦片跟吃饭一样不可缺少，这部分人数却无法统计。在 4 万毒品嗜好者中，有近 1 万人完全靠注射海洛因解“ 瘾 ”，而缅甸的人口比泰国少得多，所以毒品拥有者的比例并不比泰国逊色。但是，缅甸却仅有 20 来家医院有戒毒设备，联合国最近一次调查认为：“ 这些设备是不够的，而且戒毒之后的旧病复发率高得惊人。 ”

美国国务院于 1972 年设立国际毒品事务助理部长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最高官员多米尼克·迪加罗就希望泰国政府制定一项全面扫除罂粟、断绝毒品来源的规划和政策。泰国毒品委员会副秘书长查瓦里·耶曼尼少将提出若干理由，反驳迪加罗的指责。其中之一是，在 10 万山区居民中，有 15000 人天生就有鸦片瘾，就好比美国人爱吸雪茄烟一样，这些人需要罂粟，断了

他们罂粟如同断了他们的粮食；另一个反驳理由是，即使他们没有鸦片瘾，他们的经济支柱就是种罂粟，如果他们少抽鸦片或不抽鸦片，那么流向别人身上的鸦片和海洛因将会更多。所以，泰国政府要从根本上铲除毒品生产源，最好的方法是帮助种植罂粟的农民学会种蔬菜、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使他们转而靠这些谋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是要有耐心的一代一代人慢慢改变的工作。”泰国政府有的官员这样说。

这的确是治本之策。然而，坤沙管不了未来，他只认识现实，按现实的状况发展毒品生产和贩卖，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毒品贩子一样，搜刮着使人亢奋的高额利润。而这个利润中的一部分流进农民的腰包，他们感到种罂粟、制造毒品和贩卖毒品比任何其他赚钱方式都来得快，所以，他们根本不理睬政府的宣传和教育！在金三角洲，农民宁可相信给他们带来实惠的坤沙，也不相信政府的那套“未来规划”。农民拥护坤沙而不拥护政府，这个现实在目前谁也改变不了。这正是坤沙敢于向卡特政府发出订单的根本缘由之一。这也正是那些农民、烟民们的悲哀。

美国和泰国肃毒人员的情报表明，坤沙用 1700 至 2100 美元从农民手中买到的生鸦片可提炼 1 公斤海洛因。在曼谷，保持纯度的这种海洛因零售价格是 1 公斤 13650 美元，价格扶摇直上了近 10 倍！这种海洛因无论是空运还是从其他渠道走私到欧洲，价格又一再地翻番。比如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海洛因提炼厂，不掺假货的 1 公斤海洛因批发价竟达 170600 美元，是金三角洲的近 100 倍！如果流传到吸毒者手中，即使是掺了乳糖、奎宁、滑石粉和马钱子碱，甚至于掺上了砖屑，层层转手加价到市面上时，价钱平均仍增加 6 倍以上！这样，金三角洲的 1 公斤海洛因，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欧美吸毒者手中时，价值已达 196 万美元！

泰国政府曾仿效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制定了一条将贩毒者处死的法律。然而，成倍、成十倍、成百倍的诱人利润，不但能驱使平民百姓犯罪，也能惑动政府达官和警察的心，更何况还有坤沙这样的拥有武力和金钱的军阀做后盾！

疯狂的海洛因

坤沙的海洛因提炼厂分布在金三角洲乃至缅、泰、老三国的内陆地区。泰国政府严格禁止提炼海洛因所需要的化学剂——醋酐进入金三角洲。为此，坤沙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渠道。如果泰国禁令奏效，坤沙就把运输从陆路改成经缅甸的内陆水运。一位西方情报人士告诉英国记者布赖恩：“在坤沙所控制的地区，除了大量的海洛因储备之外，醋酐的储存量足够他的提炼厂一年之用。必要之时，坤沙在缅甸、老挝的“官方伙伴”们也不会看着坤沙停产而不顾。所以，泰国政府的禁令几乎是废纸。

又有消息灵通人士估计：金三角洲的鸦片和海洛因，有 85%来自缅甸，金三角洲只不过是个毒品集散地。这些毒品主要生产地是缅甸的掸邦和卡钦邦，而产量最多的是莎尔温江之东、景栋之北地区。有西方情报人员估计，缅甸出产 950～1000 吨鸦片，至多可以提炼 10 吨海洛因。到 1983 年，在 1978～1979 年的一年中，缅甸出产 5000 吨鸦片，已具有生产提炼 50 吨海洛因的能力——这一切，与坤沙占据的金三角洲毒品贩运兴旺发达不无关系，贩运的发达必然刺激生产的势头猛涨。

在提炼海洛因方面，为坤沙服务的技师绝大多数是华人。有人说坤沙亲国民党，又有人说与其说他亲国民党不如说他亲鸦片。他任用的技师大多来

自华南的汕头地区，直接与秘密海洛因提炼厂有关系的人大多是汕头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裔。他们之间维系着祠堂宗族中的信赖关系，遇事格外抱团，有的被警方捕获宁死不肯泄露提炼厂，更不泄露同乡，他们遵奉坤沙的圣旨，同时也享受着坤沙为他们提供的优厚酬劳。年长日久，这一批老少华人，形成一个像“共济会”那样的秘密组织，他们在香港秘密地建立了金融转账口。1983 年，香港中央登记处有 4．2 万名吸毒者注册，据估计尚还有一半以上的吸毒者没有注册。为此，香港政府有关调查部门曾试图顺藤摸瓜，调查毒品供销渠道中的金融组织。然而，坤沙系统的毒品人员都是一些精明过人的商人，他们在香港的金融转账口都有名正言顺的商品账，要从这个转账口发现毒品的金融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警方尚可对来自东南亚的毒品犯予以缉拿，但对银根上的往来，却显得束手无策。所以，香港常常成为坤沙重要的金钱转账口，他在这里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如果说 60～70 年代初他发现越南美军是他毒品的重要主顾的话，越南战场的消失，便使坤沙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因而，越战一结束，他就很快地改变了毒品销售口，一些来自澳洲和纽芬兰的新买主，来自西亚和北非的中间商，来自欧洲、南北美洲的代理人，都通过种种渠道在仰光、曼谷与坤沙的销售网接上了关系。曾在越南战场畅销的三号海洛因，因美军士兵嫌其有些粗糙，坤沙下令他的潮州师傅提高海洛因的纯度，将炼得更细、更白的四号海洛因及时投放市场。这种既可吸用、又可注射的海洛因令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爱不释手，很多士兵就是因四号海洛因失去了斗志，丧失了生命，或变态或精神病狂。然而越战一结束，四号海洛因立刻失去了市场。坤沙是军人，但他更是一个商人，他首先把四号海洛因推向东南亚，转手到新的主顾那里，得到比越南战场更多更大的利润。

有时，被各国描绘成间接杀人狂的坤沙，也有惜民之心。当然，所谓‘民”，并不仅指那些毒品的享用者，也包括他金三角洲的村民。他除了将金钱投向清迈市、开设毒品提炼厂外，也在村里建起小发电厂，为他驯服的村民送去光明——这在缅、泰、老偏远的农村，常常只是梦想；他还在一些村里为村民建起篮球场、游泳池，像一个布施慈善的救世主一样开设乡村高校，在他驯服的村民前树立“施主”形象。然而，明眼人不难识破，这一切不过是坤沙毒品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当然，村民们谁也不敢忘记，坤沙手里还拎着一把遵循他意志的屠刀。有些人就是因为触犯了坤沙疯狂的事业，而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坤沙——张奇夫，一个混血儿的名字，在世界各国十分响亮。他几乎遭到各国政府的谴责，各国缉毒机关恨不能立即将他捉拿归案，把他钉在毒害人类的耻辱柱上。坤沙有他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失时机地为他唱着赞歌，为他著文、树碑、立传。在有关坤沙的传记中，曾角炎的《昭坤沙》比较完整，曾角炎曾在金三角洲的大同中学教过书。她在书中把坤沙写成一个大智大勇、爱党（国民党）爱民（掸族人）的大英雄，而对坤沙贩毒、制毒，以毒品为自己一生疯狂的事业却只字未提。

对于坤沙这样一个世界贩毒大王，仅有厌恶和愤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海洛因是全人类的敌人，而坤沙，不过是敌人的缩影。

“ 假道 ” 中国行不通
—— “ 四 · 一二 ” 特大国际

贩毒案破获记

1987 年 1 月 6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桩建国以来特大贩毒案的开庭公审，已进入尾声。

结果：两名主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名从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近几年，缉毒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侦课题，许多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严惩其中的要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对贩运海洛因上万克者，施以极刑；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也相继制定了死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则处理得更加严厉……本案中温源和等三人贩运 22000 多克海洛因，比起美国破获的名列三号大案的 16000 克数量更大，案情更为严重。

不速之客

1986 年 5 月 6 日上午 11 点 25 分，从曼谷直达昆明的一架波音 737 飞机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乘客鱼贯而出，一个 60 来岁的人，提着一个鳄鱼皮做的旅行箱走下了舷梯。

经海关检验护照后，他坐上一辆豪华 “ 的士 ”，用流利的云南口音说：“ 请到昆明饭店！ ” 半小时后，他住进昆明饭店的 12 楼 8 号房间。

不久，他又下到一楼休息大厅，背着双手，踱着方步，似乎无意地来到留言簿前，迅速地掏出签字笔，写下一行工整的中国字：“ 住 12 号楼 8 号房间。温。 ”

旅客登记本上，写着他的名字：温源和。其实，他叫勇 · 占达拉功，泰国国籍，住泰国清迈市昌康区西兵街 63 号附 3 号，来中国云南“ 探亲访友 ”。

5 天后的清晨，昆明饭店前出租汽车载来一高一矮两个香港人。高个子跳下车，来到总服务楼，快速地翻着留言簿。几分钟后又折转回去，钻进出租车，向矮个子点点头，对驾驶员说：“ 到茶花宾馆！ ”

当天晚上，矮个子与温源和通了电话：“ 温先生，明天我们一同去逛逛公园好吗？ ”

翌日，他们三个人逛公园，进饭馆，下舞场，俨然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其实，温源和与两个港客的行动早已引起我公安部门的注意。4 月 12 日，即他们到昆明的半个月前，我国国际刑警中心局就接到泰国国际刑警中心提供的情报：一伙贩毒分子将从 “ 金三角 ” 地区偷运毒品进入我国云南边境，经昆明、深圳转运香港。我国公安部门立即指示云南省公安厅迅速组织侦破，云南公安机关立即行动，并把此案定名为 “ 四 · 一二 ” 案件。

“ 玉石 ” 行动

确实，温源和与港客中的矮个子并非萍水相逢，他俩邂逅于昆明，是按双方老板的部署行动的。

早在 1983 年 7 月，矮个子戴文煊从香港直飞曼谷，与勇 · 占达拉功（温源和）相会于豪华酒吧，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拍板谈妥了一笔代号为“ 玉石 ”，又名 “ 兰花 ” 的生意。

这笔生意的真实内容是，黑社会贩毒集团将 50 包（每包 450 克）海洛因从境外运进中国云南，交给香港黑社会派来的戴文煊转运香港，而勇 · 占达

拉功则负责指挥策划，充当双方的掮客。

温源和担当这个角色，是大头目反复权衡利弊，从数十个掮客中筛选出来的。温源和在云南的墨江、思茅有亲属，能操一口流利的滇江话；另外，他是干这行的老手，几次遇险仍能安然逃脱。

他的搭档——戴文煊也非等闲之辈，他今年 35 岁，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和胜和”的“坐馆”，这次既是接头人，又是买方代表，还带了一个帮手——余锡宽，以旅游观光兼做生意为名，绕道昆明，和温源和接上头。

余锡宽，32 岁，讲一口广东话的香港人。他在港时原本从事小本生意，够一家人的温饱。可他不好自为之，被戴文煊哄骗来昆，想发毒品偷运财。

畹町踩路

瑞丽江畔，婆娑的竹林，葳蕤的菜园。温源和等人租用一辆三菱牌日本越野车，经过三天的跋涉，来到中缅边界的中方重镇，昆畹公路的终点——畹町市。这伙毒贩哪里知道，他们的千里之行早有“秘密伴侣”在暗中同行，我侦察人员一直把他们紧紧地盯住……

饭后，迎着湿热中带有丝丝凉意的晚风，他们用牙签慢慢地剔着牙缝中的肉屑，悠闲地在中国海关附近蹓跶，眼睛却不断窥视着界桥两岸的情况。

界河简直是一条小溪，宽不过七八米，窄处只有二三米。那些到畹町市赶集的缅甸边民，三步两步便从对岸走过来，性急的小伙子，一个箭步就能跳将过来。使人发笑的是，那些在我方公路边卖舶来货的缅甸边民，见到我方海关干部过来，便三脚两步迈回国，一会儿又越过边界来做他的生意了。

阵阵狂喜涌上三个家伙的心头：好！这是有边无防的国境线，“玉石”从这儿进来，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事。

三个家伙花了三天时间，沿边界跑了 100 多公里，有目的地按计划“踩”了路。

回到昆明的第四天，温源和直飞曼谷，向老板汇报他的“踩路”结果。

这帮家伙真不愧为贩毒老手。为了转移视线，他们使尽全身解数，拼命制造假象，时而混迹于万头攒动的人海之中，时而出入于大街小巷的酒吧饭店；时而西装革履，时而衣着寒酸；有时深居简出，有时东跑西窜；今天住在高雅豪华的宾馆，明天又搬进条件很差的个体旅社……更有甚者，他们还使用反侦察手段，试探是否被我公安人员跟踪。

买方运货人戴文煊是个阴险奸诈的家伙，为了不至于承担更多的风险，他要求将交货地点改在昆明。卖方送货人深知这一着的厉害，从中缅边境到昆明，送货远达千里，其中难免有阴差阳错，则坚决不同意。“生意”出现了“吹灯”的危机。

眼看就要进口的肥肉可能失掉，这可急坏了这笔大买卖的中间人温源和。他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左劝右说，拼命撮合。双方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征得各自的老板同意，最后重新达成协议，由买方增付两万元人民币作为运费，改在昆明交货。

8 月 4 日，毒品终于从“金三角”启运……

严正的警告

卖方送货人将 49 件（他们出于迷信，忌讳双数，故只装 49 件）海洛因分装于两个麻袋内，以中药材为掩护，从云南边境城镇畹町市附近偷运进入我国境内。第二天，他们又采取人货分行的办法，即毒品和送货人分别搭乘汽车，前往昆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